

上海，我的心上人

狄迪埃·海德里奇(Didier Heiderich)



一过了长城，许多企业就抛弃了他们讲的社会和持续发展的责任。犹如整个欧洲那样大面积范围的环境污染，无计其数的工伤死亡事故，对（独立）工会的禁止，低廉的工资，贪污腐败，酷刑：到中国投资会给您带来一些小麻烦，这些小麻烦可能会变成大麻烦，甚至是经济上的危机。

上海，这个有着众多的商店门面，大理石建筑，摩天大楼，数不清的高耸云天的吊车，驯服、听话的劳动力，有着两位数的增长率的城市，对于众多厌倦了西方式的抗

议请愿、厌倦了沉重的劳工法律、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厌倦了工会和最低工资过高，厌倦了一心只惦记着如何过周末的懒惰雇员的企业主来说，上海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对于他们来说上海绝对是最美的，整个西方都向她表示爱情：上海，我的心上人。

我们有趣的看到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是如此的一拍即合，结合的那么和谐，好像爱得都失去了理智。当然了，只是西方失去了理智，因为中国那边从一开始就是脚踩实地的，既没把这一婚姻看成是爱情的结晶，甚至也没把它当成是出于门第关系的结合，而是完全看中了它的有利可图，确实有利可图。为了让新娘显得更美丽，就只让她展示她魅力的王牌：上海。这里得加一句，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中国的现实可并不是这样。咱们就从被麻醉了的西方忘记了的最明显的一个事实说起：中国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独裁体制。那里存在着各级政府的腐败，带有讽刺意味的凶杀案，几乎不加掩饰的酷刑，为了北京奥运会进行的“清理”把大量老百姓赶到棚户区，对西藏人进行替代政策，更不用提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了。

当您动情和贪婪的目光投向美丽的上海的同时，您也许会说：“但是中国能开放的接受西方的价值是由于市场经济呀”。您错了，决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文化的古国，有其规范和准则，3500的历史使古老的欧洲相形见绌。中国对西方的价值是从高高在上的俯视角度看待的，并没当一回事。确实，中国是允许一小部份人富裕起来了，表面上西方化了。这也正是为了坐稳独裁政权而付出的低廉代价吧？因为获得了技术的同时它并没有对发展做出贡献，美妙的市场保证只是为了让西方的批评之声住口，甚至嘲笑那些还敢对与中国独裁体制妥协的行为进行批评的人。

它数千年积累的智慧，对兵法的掌握，对老百姓进行操控的精湛技巧和经验，令西方的公关专家们黯然失色。“中央帝国”成功的使全球投资都转化为对其有利的资源，得到技术的同时作为抵偿的没有别的，只有我们想像中的承诺，对异议人士封口，甚至在境外也是一样，最终也要把西方装到它金色的网中。

因为中国是一个陷阱，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上了这个圈套的后果就是在经济现实主义的祭坛上用人权作为牺牲品，放弃我们为之奋斗而得之不易的价值。要弄懂这一点，只需看看在2004年胡锦涛访问巴黎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是被用什么样的方式封口的。经济的陷阱不仅体现在一个企业系统地盗取西方的技术，也包括独占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当西方企业的中国工厂和代理出现社会或环境问题的时候，当他们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工伤死亡事故的发生连中国政府都掩盖不了的时候，那些对社会和环境承担责任的西方企业就会掉到陷阱里。

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危机这两个字的中文包含着又有危险，又有机会。我远不敢说在这桩婚姻中，带给我们的是机会，即使是用至高无上的经济现实主义来衡量也未必。各位，在这个中国陷阱的套还没完全套牢之前，也许咱们还来得及问一问自己：上海是不是我的心上人？

4/20/2007 9:06:00 AM

<http://epochtimes.com/gb/7/4/20/n1684376.htm>